

东方明 关 捷著

神警传奇



SHENJINGCHUANQI

上海书店出版社



东方明 关 捷著

国防大学 2 089 2433 3

神警传奇

SHENJINGCHUANQI



上海书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神警传奇 / 东方明, 关捷著. —上海 :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3.11

ISBN 7-80678-136-6

I. 神… II. ①东… ②关… III. 纪实文学—中
—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73992 号

责任编辑 周洁
装帧设计 王志伟
技术编辑 张伟群

神警传奇

东方明 关捷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www.shsd.com.cn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092mm 1/32 印张 14 字数 282,000

2003 年 11 月第一版 2003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80678-136-6/1·12

定价 20.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1
-----	-------	---

年仅4岁的李小咪望着贺龙、刘伯承，不假思索地回答：“抓坏蛋！”……乘警欣然跟对方握手，亲热地摇晃了两下，一副手铐已经扣在对方手腕上！……铁道部公安局作出决定：抽调全国八大反扒高手，会战陇海线！……

第二章	33
-----	-------	----

警察和落网的小偷聊起了美术，两人很快就发现聊得非常投机……16毫米粗的钢棍在这个武林高手手里就像拧麻花似地玩弄着，正玩得来劲儿时，一副手铐从天而降，扣住了他的手腕！……“老鼠戏猫”：神秘扒手每天不多不少扒窃8个钱包，然后把剩下一半赃款的钱包寄给警方……

第三章	62
-----	-------	----

扒手从看守所释放时，突然发现李小咪冒雨站在大门口等着他……他决定在师傅生日的前三天，在西安火车站扒窃60个钱包，作为对师傅60大寿的庆贺……“老前辈”决定表演绝技：预先提醒失主谨防项链丢失，然后下手行窃……

第四章	98
-----	-------	----

李小咪把那封信拆开了，不禁一个愣怔，这竟是一封署名为“江湖豪客”所写的挑战信：最近我将赴山城，当面见识阁下的超人反扒绝技……作为扒手，他



的出名是跟李小咪较量出来的，而且较量得竟然赢了，导致李小咪停职检查！……李小咪呆了，望着被火车碾死的小偷那血肉模糊的尸体，一串晶莹的泪水掉落在被鲜血染红了的道轨上！……“神手金”的目标说出来是颇有些宏伟的：他要从李小咪身上扒窃工作证，再把自己的一张名片放进李小咪的口袋！……

第五章 136

“神手金”被押进警车的时候，就像看外星人似地目不转睛、神色呆呆地盯着李小咪，嘴里喃喃而语：“你……你……难道你会‘分身术’？”……“江湖豪客”只略施技艺，就使那个女扒手成了他的性伙伴……“江湖豪客”落网后，泪水长流，后悔莫及地连连摇头，嘴里喃喃而语：“李小咪，果然名不虚传！名不虚传啊！！”

第六章 166

一封举报“李小咪受贿万元”内容的举报信就这样出笼了！……李小咪绝对没有想到：这个当年的知青朋友竟然为了些许零钱，就会甘于为黑道人物充当说客……“贼王”甘冒丧命之险，要为李小咪排危解难……“贼王”对着精通武功的大盗作揖：“前辈可能有所不知，你所要对付的那个李公安李小咪是小辈我的恩人。”……

第七章 202

一名被判徒刑的扒手竟然在法庭上对着抓他的李小咪感激涕零而言：“李公安，我没想到被您这一抓，竟然抓出了这样一个结果，这7年官司，值啊！”……这趟载着中国警界和扒手中的两个顶尖级人物的电梯里，将会发生什么事情？……特别任务：侦查一名专以干部作为扒窃对象的神秘扒手！……李小咪侦破了神秘扒



手案,但心头却似兜了一块石头似的觉得沉甸甸的: “唉!这样子,扒手怎么抓得完啊?!”……	
第八章	236
邓祥民绝对没有想到:中考结束后的这次东北之行,竟然会使他成为“民国盗宗”的传人……令人惊奇的一幕出现了:老头坐在原地不动,双手朝空中一阵乱抓,竟然把从天而降的一颗颗葡萄全都用手指夹住后放在盘子里,最后一颗也没有掉落在石桌上!……“董芝兰”这个名字,在江苏、河南、安徽三省的黑道中,一度曾经到了“如雷贯耳”的地步,这倒不是凭她的模样色相,而是凭她那手扒窃本事。……这个著名老扒手的拿手好戏是对所有扒手进行法制宣传,而他的发财方法则是进行“反扒”……	
第九章	263
“无影手”当年去南京游玩,一不留神就作下巨案惊动了国民党首都警察厅,连保密局长毛人凤也有批示要捕此人……就在这几分钟时间里,一共有13名旅客失窃,都是挤着看李小咪处理这起争执时发生的案子。李小咪深觉震惊:难道又有“江湖豪客”之类的家伙跳出来叫板了?!……她做扒手也有些年头了,失风多次,被警察骂过,打过,关过,罚过。没想到这回折在李小咪手里不骂不打不体罚不说,李小咪还自己掏钱特地让餐车师傅给孩子做了吃的。更使她出乎意料的是,到了重庆,竟然没有押看守所,而是送到了招待所……董芝兰没想到就这么轻而易举地把江湖上赫赫有名的“无影手”诸老爷子搞定了,寻思既然如此,何不把文章做做透?……	
第十章	304
为时时提醒自己记着对李小咪的这份“深仇大	



恨”，蒋云菁甚至在自己的胳膊上刺上了一个“咪”字……随着一声“干杯”，以报复李小咪为宗旨的“八人团”就算组建起来了……他给李小咪打紧急报警电话，刚刚接通，突然从背后伸来一只手，把电话给掐断了：“你小子想干什么？”……就在灯光一熄一亮之间，“八人团”就“寿终正寝”了！……这个被李小咪扶着回家的醉汉，一路上不住口地大骂警察，大骂李小咪，扬言要把李小咪“大卸八块，扔进长江去喂鱼”。……

第十一章 341

一对曾经做过扒手的男女青年结婚时，专门给李小咪送来了请柬……李小咪欣然赴宴，竟然意外获得了一条情报！……“咔！”李小咪把一副手铐扣上了他的铁路同事的手腕上！此为何故？……

第十二章 369

英雄有泪：李小咪因为没有加到工资而委屈得哭了！……风靡一时的电视连续剧《加里森敢死队》中的主角开保险箱还得用听诊器，邓祥民就不必如此麻烦了，他可以凭一串钢丝钩子在几分钟内打开任何一个市场上有得出售的保险箱……这个在读大学生使陕西警方着实忙碌了一阵：半个多月内，这两个城市的机关大楼一共发生了 14 起盗窃大案，邓祥民合计窃得现金 17 万多元！……

第十三章 394

大盗邓祥民创下了中国有盗窃案件记录以来作案数量和速度方面的之最：3 个多小时进出了 6 幢机关大楼，盗窃了 73 个办公室的 251 张办公桌！……戴着手铐的双手在三个刑警面前一划而过，刑警还没有弄清楚这是什么意思时，他们佩在上衣袋中的三支钢笔已经到了邓



祥民的手中!……对于中国警方来说,这本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但是,由于李小咪的光荣牺牲,这一天被列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大事记》……一些往日还在跟警察“捉迷藏”的扒手,纷纷向铁路警方要求配合警方反扒,让警方腾出人手为李小咪操办丧事。“道”上有传言:最近哪个敢在重庆火车站范围内作案的,剥他的手没商量!……

第十四章 423

谁也没有想到,举国缉拿邓祥民时,这个江洋大盗竟然在安徽的一所学校里当着班干部,拿着奖学金……为了追捕一名罪犯而举行如此大规模、高规格的会议,在中国公安系统还从未有过……邓祥民被处决前,留下了一句耐人寻味的遗言……



第一章

年仅4岁的李小咪望着贺龙、刘伯承，不假思索地回答：“抓坏蛋！”……乘警欣然跟对方握手，亲热地摇晃了两下，一副手铐已经扣在对方手腕上！……铁道部公安局作出决定：抽调全国八大反扒高手，会战陇海线！……

1

这是改革开放以后铁路治安史上有记载的首起涉外刑事案件——

上午8点41分，194次直快列车号笛长鸣，缓缓驶离上海站。列车开出上海城区后，渐渐加速，一路风驰电掣，于10点36分驶抵江南古城嘉兴；停车7分钟后，继续前行，于中午12点10分抵达天下闻名的“人间天堂”杭州。

杭州是个大站，194次列车将在这里停靠20分钟。有数以百计的旅客在这里下车，同时又有更多数量的旅客上车，搭乘这趟列车前往浙西诸地、江西、湖南、贵州、四川。194次列车就像一座移动的桥梁，在上海、杭州、南昌、长沙、贵阳、重庆这6座大城市之间来回穿梭，运送客货。



在杭州车站上来的旅客中，有一对引人注目的年轻夫妇。这是一对由两个不同国籍的男女组合而成的爱情伴侣：男的32岁，身高架大，金发碧眼，鹰钩鼻子，他是一位德国富商的儿子，自己在科隆开着一家建筑设计公司；女的小巧玲珑，眉清目秀，细皮白肤，典型一个江南美人，她是浙江宁波人，去德国探访亲友时结识了这位富商之子，双方坠入爱河，于两年前结婚。这次，这对夫妇去香港办事后，特地回浙江探亲，然后搭乘194次列车前往长沙转赴湘西旅游，再经广州出境回德国。

这对夫妇绝对没有想到，厄运此刻已经无情地降临到他们头上了。两人是从11号、12号车厢交界处的11号车厢门验票登车的，上车后就进入了11号车厢，那是这趟车上惟一的一个软卧车厢。两人进包厢后，把所携带的一件件行李放置好。这时，列车长鸣一声，缓缓起动，离开了杭州站。

这时，列车员拎着开水壶过来了，她站在包厢门口，被眼前这个德国男子身上所散发出的一股香水味弄了个激灵，略一停顿才开口问是否需要泡茶。德国丈夫转脸望着娇妻，刚要开口问要喝咖啡还是中国茶时，那位娇艳的江南美女突然脸色倏变，轻声惊叫：“哎！糟糕！……”

德国丈夫一惊，用莫名其妙的眼光看着妻子，用德语问道：“亲爱的，发生了什么事情？”

“奥托先生，您看……”中国妻子也改用德语，指着对方放在床铺上的那个精致的褐色皮包，“您看！”
奥托的目光从妻子脸上转往皮包，只一看，浑身便



是一颤：皮包的底部已经划开了一道大约五六厘米长的口子！奥托那原本红润的脸在一瞬间突然不可思议地变得一片青白，随即又转成灰白。他来不及说什么，马上抓过皮包，飞快地扯开拉链，也不在意门口还站着个列车员，伸手往里略一掏摸，接着便把皮包来了个兜底倒。核查结果立刻出来了，奥托像是一个突然漏了气的橡皮玩具似的，整个人一下子变软了，接着一个马失前蹄，斜斜地瘫坐在铺位上，嘴里嘀咕出一串不甚连贯的德语，估计是属于“语无伦次”一类的沮丧话语。

跟着，中国妻子也随即作出了反应，她像是不相信已经遭受了失窃不幸似的重新把倾倒在床铺上的东西翻腾了一番，然后拿起丈夫的那个皮包，察看着底部的那道划开的刀口，恨得咬牙切齿，眼泪一滴一滴地顺着脸颊往下淌。

这时，那个列车员开腔了，声音里透着同情：“是钱包被偷了？”

“不是钱包，是比钱包还重要许多倍的……”中国妻子突然醒悟过来，改口道，“你们列车长呢？小姐，麻烦你去把列车长请来。”

列车员答应一声，返身便走。只片刻工夫，她就去而复归，不但请来了列车长，还来了一个乘警。

列车长是一个四十来岁的英俊男子，身高将近1.80米，一双眼睛炯炯有神，脸上挂着一团和气，一看就知道是一个脾气和顺而又乐于助人的人。跟列车长相比，他身后跟着的那个年龄比他小些的乘警的外形就不怎么样了：身高不过1.65米，微胖，一张使人看过后不大可



能留下印象的平常的脸。这样两个人站在一起，人们往往都会对列车长产生较多的信任。因此，失主的中国妻子把原本应对乘警所说的失窃情况转向列车长陈述了一遍。

倒是那位德国丈夫可能知道警察在破案中的分量，或者是出于一种西方人的礼貌，觉得妻子像是冷落了这位警察先生，于是跟那乘警握手，说着生硬的汉语：“您好，警察先生！”

乘警点点头：“您好！”他眼睛朝那位娇美的女性扫了扫，问道，“小姐，您先生会说汉语吗？”

“他能听一些，不过说不好的。你有什么话需要问的，就问我好了，我都知道的。”

这时，列车长开口了：“这件事，你们对我们的乘警同志说好了，他会作出处理的。如果是在我们这趟车上失窃的，那还是有希望找回来的。”

“谢谢！”

矮矮胖胖的乘警开口问道：“你们还没说过失窃的是什么东西，我只听说不是钱包，但好像比钱包还重要。不知究竟是一件什么样的东西？”

德国丈夫像是听懂了这番话语，连连点头：“对对对！那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他还要往下说，但所掌握的汉语实在有限，于是不由自主地说起了德语，听得对方两位一头雾水，面面相觑。

中国妻子察觉了这一点，但可能是出于对丈夫的尊重，没有阻止，直到丈夫停顿下来想喘一口气后再接着陈述时，她才用德语提醒了。于是，那德国佬便连忙表示歉意，然后再也不开口了，把发言权全盘交给了妻子。妻



子简略地介绍了所失窃物品的情况：

二十年前，老奥托也就是她的公公，在跟一位英国商人合作的经商活动中赚得了一大笔利润。两人在分割这笔利润时，对方提出了一个方案，将他在香港的一家银行所委托保管的一些珠宝折价作为应该分给老奥托的利润转到老奥托的名下。老奥托同意了这一方案，双方于是去了香港，请珠宝专家鉴定无误后，就办理了有关手续。老奥托当时因为要去台湾考察合作项目，担心安全问题，就把有关凭证送往香港的另一家银行委托代为保管了。

这一保管，就是二十年，期间老奥托从未去过香港，也就一直没有把委托凭证从银行取出来。这次，老奥托患病住进了医院，医生说情势不容乐观，于是老奥托就派儿子去香港走一趟，把那份凭证从银行取出来。

奥托带着妻子去了香港，凭着父亲的亲笔委托书，顺利地取出了那份凭证；又请了当初参与鉴定的一位珠宝专家去了那家保管珠宝的银行，点检了所保管的珠宝。据那位专家说，这些珠宝现在的价格已经比二十年前上涨了数倍，因此，那些珠宝如果变卖掉的话，肯定是一笔不小的款项了（究竟值多少，失主在陈述时没有具体说明）。至此，奥托已经顺利地完成了父亲所交办的差使，于是立刻往德国打了电话，向父亲报告了情况。老奥托听了自是高兴，叮嘱儿子务必要把那份凭证万无一失地带回德国。奥托对此自无二话，在国际长途中反复向父亲作了保证。

奥托为了确保稳妥，就把那份凭证随身携带着，随时看得见，摸得着。哪知不曾料想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现在皮包被人割开，什么东西都没少，就独独失窃了这份凭证！这样，奥托返回德国后就无法向父亲交代此事，也许老头就会因此而大发雷霆，导致提前离开这个世界。即使父亲那里不因此而发生恶果，没了这份凭证，也就失去了以后去香港银行取那些保管的珠宝的资格，这也就等于失去了那些珠宝！

奥托夫人说到这里，已是泪流满面。列车长一边听，一边觉得自己的一颗心渐渐加快了跳动速度，最后像是要蹦出喉咙口似的。那乘警倒是一副稳得住的样子，神情依旧，听完后稍一沉思，问道：“问一下你的先生，他还记得最后一次发现那皮包完整的时间吗？”

奥托夫人迅速擦去了脸上的泪水，转脸向丈夫吐出了一串德语。奥托一边回忆，一边慢慢地、一字一停顿地用德语作了回答。奥托夫人于是告诉乘警：奥托先生说他在检票进站的前后，一直是把皮包挂在胸前的，由于双手都提着行李，那皮包也就等于被挟在胸口前，后来到了车厢门口，是夫人先上车的，他在下面把东西一件件递上去，这样皮包挂在胸前就显得碍事了，于是就移向身后，移动时他记得没有被割开，还是完整的。

奥托夫人翻译完后，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所以，警察先生，看来皮包是在上车后才割开的。”

乘警还是一脸平静地望着她，但是眼光中似乎有一个不大的问号。后者读懂了这层意思，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因为我在想，我的先生在给我递行李时，人是一动一动的，小偷没有法子下手的；况且，当时我在前面，面对面的，也没看见有人割他的包呀！”



乘警点头，又问：“你们所说的凭证是怎么个样子？”

“那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块上面镌刻着英文的钢牌，制作得非常精致的；还有就是一张由银行代表和委托人亲笔签名的文件，也是英文的，不过我公公的名字是用德文签的。这两件凭证，是装在一个这样大小的——”奥托夫人用手比划了一个眼镜盒大小的形状，“——象牙盒子里的，这个盒子本身就是一件精美的工艺品，它的表面刻着珠宝图案，上面有密码锁的。”

乘警边听边点头，临末问了一句：“在你们进站和上车后到这里的途中，是否有人接触过你的先生？”

奥托夫人用德语问了问奥托，后者连连摇头。

乘警看看手表，说：“好吧，你们先别着急，我这就去各个车厢看看，有什么情况，随时跟你们联系。”

乘警说着，朝列车长点点头，便往 12 号车厢那里走去。他走得很慢，一边走，头脑里一边在进行着紧张的分析——

从失主所陈述的情况来看，失窃多半是在上车后发生的，这就是说，作案者目前还在这趟列车上；而赃物是带着密码锁的，一时肯定无法打开，因此应该是还在作案者那里的。现在的事情就是在这趟车上把作案者找出来，追回赃物。

现在，作者和读者作为局外人在叙述和阅读这段真实故事时，可能一时没有意识到乘警面临着的困难。这件事看似容易，其实是非常难办的：194 次列车当时所载运的旅客不少于 1000 名，扒手脸上又没有刻着字写着招牌，上哪节车厢找去？况且，扒手扒得这个不同寻常



的一时又无法打开的象牙盒子后，十有八九要受盒子表面所镌刻着的珠宝图案所误导，会认为盒内必定盛放着价值不菲的珠宝，因此，一颗贼心必定被撩拨得其痒难熬，所以，肯定会在前一车站下车，溜之大吉，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去开启这个“宝盒”。前一站是诸暨，14点17分到达。此时是12点45分，还有大约一个半小时时间留给这位乘警，他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找到扒手，追回赃物吗？

这位乘警当时是怎么想的？谁也不知道。但他肯定想到这趟列车在2点17分要在诸暨站停靠的，所以，他必须在这一个半小时里找出扒手。乘警如何动作？他先去宿营车厢换下了身上的警服，穿上了一身便衣，顺手拿了一个黄挎包挂在肩上。这样，呈现在旅客面前的就是一个在乡镇企业混得不大得法的出差者。这种角色，在每趟列车上都可以不时见到，不足为奇。

化了装的乘警从宿营车厢出来后，就在12号车厢至16号车厢这5节硬卧车厢里开始转悠，一双眼睛看似漫不经心地在许多旅客脸上扫视，有时停下来或站或坐地听旅客闲聊几句，还见缝插针地聊上两句。

一小时后，乘警来到了13号车厢，在车厢中部走廊的一个翻板凳上坐了下来。那里的铺位上，坐着三个男子，正聊着什么。靠近车窗的小桌上，放着两盒包扎在一起的杭州特产小核桃。乘警刚坐下，其中一个男子就朝他点点头，自来熟似地搭话道：“去哪里？”

乘警回答：“綦江。”

“綦江？哪个省的？”

乘警笑笑：“四川的，小地方，没什么名头的。”



“你是四川人?”

“就是,在綦江一家小厂混口饭吃,这次是出来联系业务的。你老兄是上海的?”

对方显出一副上海人的优越感,头昂得高高的:“不错,你有点眼力!”

乘警指指头顶行李架上那几个印着“上海××厂制造”字样的纸板箱:“那不是吗?准是你们几位单位的商品啰!”

如此聊了几句,话题在不知不觉间又转到了那两盒小核桃上,乘警得知那是其中一位男子在杭州站上车时带 上来的。乘警打量着对方,不胜惊奇地问:“你老兄不是上海人?……哦,看不出!看不出!,真的看不出,你那份气质,绝对是上海人啊!”

那主儿被说得似乎有点飘飘然,掏出一盒香烟,每人发了一支,乘警接过香烟看了看,闻了闻:“‘中华’,顶棒的烟啰!留着,晚上睡觉前抽。”说着,把烟搁在耳朵上。发烟的那位作了自我介绍:他是杭州商业局的,去南昌开会。

乘警又跟他们聊了一会,这才告辞而离。只一晃,就不见了影子。

一个半小时很快就过去了,列车广播里传出了播音员那甜美柔和的声音:“前方的停靠站是诸暨车站,请下车的旅客做好准备。列车将在诸暨车站停靠4分钟。”

片刻,194次列车就驶入了诸暨车站,在站台旁缓缓停下。诸暨站的上下旅客当然没有杭州站多,但因为车站小站台也小,还是显得有点挤。这样一个三级小站,